

◆ 文化津梁丛书 ◆

日本文化透视

杨 薇 [著]



青年读者的热点 + 青年学者的视角

透视文化现象 触摸文化脉络

显文化选择之审慎 作文化交流之津梁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文化津梁丛书 ◆

日本文化透视

杨 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透视 / 杨薇著. —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1

(文化津梁丛书)

ISBN 978-7-5309-5490-4

I. ①日… II. ①杨…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1942 号

日本文化透视	杨薇 / 著	选题策划 / 袁颖 / 王艳超
		责任编辑 / 曾莹
		装帧设计 / 郭亚非

出版人 肖占鹏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13

插 页 2

定 价 27.00 元

目录

第一讲 日本人从何而来

001

自公元前3世纪“徐福东渡”开始,或因战乱,或因苛政,东亚民族展开了历时千年的日本大迁徙,日本历史从此迎来了文明开化的新时代。

第二讲 神道哲学:日本文化的内核

012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人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形成了其朴素的生存哲学、生活理念,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等,也就是神道哲学。

第三讲 “以中国文明为目标”的古代

029

圣德太子是一位十分崇尚中国文化的开明君主,他吸收儒学、弘扬佛教,使其成为日本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

第四讲 道家道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定位 042

道教虽未像儒学、佛教那样成为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入而广泛的。

第五讲 日本佛教与日本禅 057

净土宗与禅宗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握“净土真宗”与“日本禅”的发展脉搏,是深入破解日本文化的关键之一。

第六讲 日本儒学与武士道 074

客观地说,有着千年历史的武士道文化也是极尽丰富的,它杂糅神、儒、释、道各学,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可谓天使与魔鬼的共生物。

第七讲 从“唐风”向“和风”的嬗变 087

894年,遣唐使停派,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以后,自身的羽翼渐丰,逐渐从“唐风”向“和风”转变。

第八讲 “和风文化”的烂熟 099

在经历了盛唐文化的深刻陶养、滋润之后,日本文化进入综合创生阶段,愈加显示出试图挑战极限的无穷创造力。

第九讲 明治维新的“前奏” 113

明治维新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江户时代长期积累的结果。江户时代较高的文化教育普及率,以及西方科学及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第十讲 转型时期日本伦理精神的确立 126

以勤俭、克己奉公、敬业献身为特征的日本伦理精神,成为日本迅速现代化的重要精神之源。

第十一讲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近代 138

1872年,以岩仓巨视为首的大型国家使节团出访欧美十二国,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全方位考察。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令日本人“始惊,次醉,终狂”……

第十二讲 “以美国文明为目标”的现代 152

二战之后,随着美军占领日本,美国文化以滔天之势席卷日本列岛。有着强烈的“权威至上”文化心理的日本人开始了“以美国文明为目标”的文化转型。

第十三讲 战后日本文化思潮的流变 164

二战后日本文化的突出特征是,结束了战前一元文化的格局,朝着多元化、多格局的方向发展。

第十四讲 现代日本文化忧思

176

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日本,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病态社会”的征兆,陷入深刻的“道德困境”之中。

第十五讲 关于“日本模式”的新思考

191

“日本模式”的深刻启示,即是:勤俭创业、持业,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以及“教育先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

第一讲 日本人从何而来

自公元前3世纪“徐福东渡”开始,或因战乱,或因苛政,东亚民族展开了历时千年的日本大迁徙,日本历史从此迎来了文明开化的新时代。

关于日本人来源问题其实至今还尚无“定论”。中国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学者为数不多,但基本上都认为日本人即东亚人;日本学者关于自身来源的探讨可谓海阔天空,包罗万象。这里笔者主要介绍在日本学术界较有影响的“二重构造说”。自公元前3世纪“徐福东渡”开始,或因战乱,或因为异族统治,或因苛政,东亚民族展开了历时千年的日本大迁徙,日本历史从此迎来了文明开化的新时代,东亚渡来人是日本历史的早期恩人。

一、二重构造模式

地质研究资料表明,日本列岛是经过漫长地质运动而形成的。现今的日本一带,原是一片无际的汪洋,并无陆地,约从6500万年前地球经历剧烈的“造山运动”^①后,日本一带的海底徐徐隆起,逐渐出现了陆地。从大量的动植物遗迹可知,当时的日本是亚洲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中的弧状骨架,骨架的南北两端均有断断续续的“陆桥”与亚洲大陆相连,而日本海则是为弧状骨架和亚洲大陆所环抱的一个内湖。

① 参阅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年版,第2页。

一般认为,自200万年前开始至约1万年前止,地球处于冰川时代。冰川时代又可分为气候严寒的冰期与气候较暖的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由于日本地靠海洋暖流,因此即使是在冰期,低地地带也是植物茂盛,绿林丛生。如此良好的环境是吸引亚洲大陆动物以及远古人类大迁徙的动因。据考古发掘表明,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的陆脊椎动物化石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特征。因此学者们推测,在距今60万至1万年前的冰川时代,亚洲大陆动物分别从南方、北方经“陆桥”来到日本。如考古发掘出了来自南方的各种象,以及来自北方的虎、犀牛、鹿、鼯鼠、獾、狸、蒙古马、野驴、野牛等各种动物化石。同时,这些动物也是当时大陆远古人类追捕的对象。因此,随着动物群的迁徙,大陆远古人类也在追逐动物中进入日本,成为现代日本人的“母体”。在距今1万年前,由于地球转暖,冰雪融化,海面上升,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相继出现,从而使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陆桥”最终断开,从而形成今天弧状的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的旧时器文化渐露端倪。据日本学者森浩一在《图说日本的古代2 木土石的文化》一书中统计,日本列岛的旧石器遗存至今总数已达约4000处^①,迄今为止,日本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化石人,绝大多数属于距今35000年前以后的化石人。日本学者根据出土地点给这些化石人命名,目前已知的有明石人、牛川人、葛生人、三日人、浜北人、圣岳人、夜见滨人、宫古岛人、帝释观堂人、港川人等^②。不过迄今只有港川人骨最为完整,为距今18000年的化石人。据港川人复原像推测:男性身高1.53米,女性身高1.43米,身体特征与现代人相差无几^③。从距今1万年左右,由于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陆桥”断裂,进入与世隔绝的新石器时代——绳纹时代,该时代因出土的陶器上饰有草绳样的花纹而得名。虽绳纹人因塑造出粗陶、陶俑、陶兽、陶版等手工艺品而令世人赞叹,但绳纹时代总体上处于未开化的蒙昧时期,其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狩猎和捕鱼为主。公元前3世纪东亚渡来人东迁,为日本列岛带来了农业及金属工具,方使日本列岛从蒙昧进入文

①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②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③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明开化的新时代。

(一) 绳纹人来源

绳纹时代日本人的主体来自何方?一般学者认为,日本出现人类至少在3万年前,至今具有较为完整人骨和可信的仅有18000年前的港川人。中国学者吴新智认为,中国南方的柳江人与港川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与中国北方山顶洞人更为接近,因此推测港川人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或东南亚地区。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港川人和柳江人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祖先,属古蒙古人种的柳江型分支向日本列岛东部扩散,产生港川人和之后的绳纹人。

据日本学者研究,绳纹人的骨骼化石极为丰富。人类学家内藤芳笃统计,迄今已出土数千具,而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人骨化石均不过数百具。通过对人骨化石研究表明,绳纹人脸型短,颧骨高,胴长腿短,体形矮,属于南亚人种,尤其接近港川人和柳江人^①。据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博士推测,绳纹时代早期的日本人口约20000左右,而旧石器人当在四位数范围内^②,比起旧石器时代的数千人,绳纹时代的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距今3万至1万年前的冰川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从中国华南等地迁徙而至的古蒙古人种经“陆桥”抵达日本列岛,他们则成为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二) 弥生人的来源

据弥生时代的考古发现,大约公元前3世纪,一批脸型长、身材高大的人群突然出现在日本北九州和本州西部大部分地区,并不断向东扩散,与绳纹人发生混血,逐渐演变为现代日本人。并且这些来自东亚北部的“渡来人”,也称新蒙古人种,其人数之多,与绳纹人混血的深度与广度之大,均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1927—)对弥生人的混血率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测算,他将弥生人身高的变化视作遗传因子的量化表现,测出土井浜人混血率为1:1.25,三津人的混血率为1:0.8。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测算无误的话,那么弥生时代移民人数与绳纹人的比例接近1:1,由此

①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

②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断定这是第一代混血儿^①。这些大陆移民同时也将稻作农业和青铜器技术带入日本列岛,从而引起日本列岛翻天覆地的巨变。经过高度混血的弥生人成为今日大和民族的主体,占日本总人口 98%。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绳纹时代原住民的体质特征和文化要素。

那么弥生时代身材明显高于绳纹人的大陆渡来人究竟源自何处?中日两国学者的目光聚焦于两处:一处为中国华北地区。黄河流域青铜器时代的某一部分人群头骨非测量特征的调查也支持此说。该说认为他们在不同时间层次上,或直接渡海,或经朝鲜半岛,最终在日本的西部登陆,尤其可能是北九州至山口地区;日本学者埴原和郎则认为,朝鲜西南部是“弥生文化的故乡”,其根据是中国的农耕文化伴有食用家禽及牛马,而朝鲜西南部和日本西部的农耕文化中,均未发现食用家禽及牛马。佐原真甚至断言:“如果了解日本最初的农耕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事实。”^②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苛政,是造成黄河中下游地区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动因,他们或直接东渡,或暂停留于朝鲜南部后东渡日本。

另一处为中国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王勇、毛昭晰、王心喜等学者认为,绳纹与弥生之交,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至秦初,均造成江南人口大规模迁徙,此时拥有大型海船的吴越人则由海路出逃,携带稻种及农耕技术抵达日本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水稻传播的始发站在江南并最终得出结论:“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大举东渡的移民集团,很可能是江南的‘东海外越’,他们不服秦朝统治,拥有强大的船队,既有避乱迁徙的动机,又有集团越海的能力。他们将渔业、技术(水稻)、青铜武器、航海知识带到日本,而这正是弥生文化的精华所在。”^③

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根据旧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学研究资料,概括出日本人起源的二重构造模式:一是从绳纹人到现代的阿伊努人;二是绳纹人与渡来人经高度混血而形成的现代大和人。至今埴原和郎的二重构造模

①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73~74 页。

②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8 页。

③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79 页。

式在学术界仍颇具影响力。

(三) 阿伊努人

在埴原和郎看来,阿伊努人是未与大陆“渡来人”混血的绳纹人的后裔,因此阿伊努人在种族、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大和民族。事实上,阿伊努人在德川时代以前并不归属于日本。居于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史称“虾夷人”,17世纪之后,才被江户幕府纳入日本的版图。

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日本遣唐使曾提到“山外即毛人”,其中“毛人”一词指的就是阿伊努民族。归入江户幕府的阿伊努人备受大和人的歧视和欺辱,特别是明治政府强行对阿伊努人推行“同化政策”,阿伊努人的文化和风俗被粗暴地加以否定。许多阿伊努人,如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所描绘的那样,被迫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致使该族语言及文化传承者日渐稀少,阿伊努人人口锐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目前居于日本的阿伊努族仅有2.5万人左右。

“阿伊努”是阿伊努语“人”的意思,主要居住于以北海道为中心的日本诸岛。他们肤色黑黄,体毛浓密,窄窄的眉间距以及略微丰满的身段,有几分酷似亚洲系的俄国人。阿伊努先民们以渔猎、采集、狩猎为主,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所有的文化都靠口头传承。地处寒冷地带的阿伊努人劳累了一天,喜欢围坐在火炉旁,听讲故事和吟唱叙事诗,或拉或唱,以消磨时光。神话和英雄故事是阿伊努文学的主要形式。阿伊努人尊崇自然,黑熊在阿伊努文化中是神灵的象征。阿伊努民族的宗教仪式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就是熊的送灵仪式,即被称为“熊祭”的祭祀活动,这是祈求丰收的仪式,也是祈求平安的仪式。阿伊努的木雕工艺是其传统工艺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种造型的熊、猫头鹰等动物木雕产品十分畅销。阿伊努人的编织工艺有草编技术和纺织技术两方面;其服饰工艺多种多样,有利用熊等动物的皮制作的兽皮衣,也有鱼皮衣,用花魁鸟等带羽毛的皮制作的羽毛衣,还有用树皮纤维制作的树皮衣。阿伊努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乐器——口弦,其用竹片制成。

阿伊努语是独立的语言体系,但在语序方面与日语几乎相同,由于明治政府强制推行“同化政策”,导致阿伊努语言与文化面临严峻危机。目前日本政府已意识到保护阿伊努文化的重要性:1984年将其传统舞蹈指定为国

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1987年在北海道开设了阿伊努学习教室,此后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学园大学、札幌学院大学等均将阿伊努语及文化纳入教学课程;自1989年以来,阿伊努民族每年举行一次“阿伊努民族文化节”。阿伊努作为日本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其文化在保护与消亡的拉锯战中开始得到恢复。

二、东亚民族的日本大迁徙

从徐福东渡开始,绵延数世纪,由于战争、政治等各种原因,东亚民族大举进入日本列岛,形成古代四次移民高潮。“四次移民高潮说”是由日本学者上田正昭提出来的。他认为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秦末;第二次移民高潮为5世纪前后的古坟时代;第三次移民高潮为5、6世纪之交;第四次移民高潮为7世纪后半叶的飞鸟时代。据埴原和郎推算,从弥生时代以后历时千年,迁徙至日本的移民总数多达100万人,这对于古坟时代仅三四百万人的日本来说,移民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据9世纪成书的《新撰姓氏录》统计,居住在畿内的1182氏族中,汉人为177氏,百济122氏、高句丽47氏、新罗19氏、任那9氏,大陆移民和朝鲜半岛计374氏,约占总数的32%。由此可见,日本原住民绳纹人与大陆移民的比例大约为3:1,移民的数目及规模是相当庞大的。

(一) 从徐福东渡说起

若说日本列岛最初的渡来人,还得从徐福东渡说起。据史料记载,第五次东巡中的中国始皇帝秦始皇感到体力衰竭,开始为日益衰老而焦虑。自公元前219年以来,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已花费了巨资,恰此时,齐人贵族、方士徐福自告奋勇,上奏始皇,表示要代为其求长生不老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然九年后,徐福无功而返。徐福恐遭谴责,谎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若“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此后,历史学家们纷纷就徐福东渡的目的进行种种分析与猜测。从装

备来看,“徐福集团”备有充足的粮食、粮种及百工。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海上之道》一书中分析,“徐福集团”若真想采了仙药返还,无须带这么多东西。据其所带之物推测,他们像是有备而去的海外移民,或称之为“海外开发新大陆集团”。20世纪70年代,自日本回国的徐逸樵先生认为,徐福的两次东渡是为逃避秦始皇的苛政及惩罚,但为掩人耳目,又不得不讲些“动听”之语^①,投始皇所好,以求仙药为名,而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向海外移民之实。再看《史记》中一再用到“伪”“诈”之语,此为后人寻找徐福东渡的真意埋下了伏笔。

有学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认为,徐福东渡的目的是为避秦之“苛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昔秦绝圣入之道,杀术士,燔诗书,男子病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于盖形,恬筑长城……死者不可胜数……流血顷亩,欲为乱者十家有五。”就当时社会背景而论,可谓上至文人术士,下至平民百姓,几无活路可寻。徐福欲在黑暗时代某得一生路,不得不诈称寻常生不老药,或许徐福第一次出航目的尚不明确,然而第二次则显而易见是有目的、有计划,带有移民倾向的“海外开发集团”。

“徐福集团”入海东渡的时间为公元前210年前后,没过多久,日本列岛便奇迹般地结束了漫长而停滞的绳纹时代,开始大规模进行水稻耕作,并使用铁器、青铜器等冶炼技术,跨入了弥生时代。这两者之间并非偶然巧合。可以说,徐福等大陆移民的东渡掀起了日本列岛的“农业革命”,日本在弥生时代基本上完成向农业社会的转型,其对日本历史的意义与明治时代的“工业革命”可同日而语。因此学者们常使用“弥生革命”或“弥生维新”来高度评价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客观上,作为海外拓荒者的“徐福集团”可谓功德无量。秦以后,随着中国持久的战乱,无以数计的炎黄子孙循着徐福所开辟的“海外路线”,继续源源不断地东渡,形成东亚史上空前的移民景观,从而将华夏文明的种子撒向东方。

^① 参见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1991年,第191页。

(二) 四次移民高潮

1. 第一次移民高潮

按照上田正昭所述,第一次移民高潮正值秦灭六国,中华大地战乱迭起,秦王朝实行“苛政”时期。可以说从文人术士到平民百姓怨声载道,他们纷纷向“海外”寻求生路。

关于第一次移民高潮,即弥生人源自何方?如前所述,学术界有诸多说法,有主张“吴越移民说”;也有“北方人种渡来说”;日本学者埴原和郎等则主张源自朝鲜半岛。主张源自中国华北地区的学者认为,为逃避战乱和秦始皇的苛政,大陆流亡人纷纷外逃,先取道朝鲜半岛,在半岛停留的时间不等,当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时,再于不同的时间层次上东渡日本,从而形成“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三点一线的移民大迁徙。诚然,移民中既有中国华北人,也有朝鲜半岛人。

秦人避乱东徙,将中华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其中自然包括汉字文化。于是便有了徐福携去逸书之说。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云:“始皇好仙,求长生不老药于日本,日本则求五帝三王遗书于彼国,始皇悉数予之。”其后中国发生“焚书坑儒”,于是便有“孔子全经唯存日本”之说。北宋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亦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明清时期,中国文人多怀疑日本藏有徐福携去的逸书。

大陆移民东渡,为弥生文化带来怎样的萌动呢?有学者推测,道家哲学至少在秦末汉初就随流亡人一起传入日本,徐福即为秦始皇所推崇的方士之一。所谓方士,乃掌握道家哲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道家哲学很可能早就传入日本。日本考古发掘中,弥生中期大量中国古铜镜出土,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高于中国周边他国。据说当时日本的君侯族长持有镜可鉴人、鉴物等种种咒术或理念,颇具神秘色彩。

1957年至1958年,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在种子岛广田发现汉字贝符,有些表面刻有“山”,部分学者认为“山”是“仙”的省笔,这是否意味着神仙信仰在日本列岛的流传呢?尚处于史前文明的弥生文化令人感到扑朔迷离。不过有学者认为,“邪马台国(约1世纪末至3世纪)拥有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识字集团,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使用汉字”,这均表明早在弥生时代大陆移民已将汉字文化传入日本。近年有关弥生汉字出土的消息也不断见诸于

报端。

2. 第二次移民高潮

4世纪初,中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方陷入“五胡乱华”时期,南方在东晋统治下相对稳定。因而北方民族因战乱迁入相对太平的朝鲜南部,其后又因该地纷争,部分汉人渡海入日。

日本史籍《古语拾遗》(807年)载:“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表明古坟时代大举东迁的移民,包括秦人、汉人、百济人。秦人很有可能是秦朝时东渡的中国人的后裔,汉人则是汉代移民的后裔。

第二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秦人和汉人。秦人的首领是弓月君。据《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四年(379年)弓月君由百济来日。有学者根据《日本书纪》和《新撰姓氏录》统计,6世纪中叶秦人户数总7513户,总人数超过35000人^①,占渡来人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京都是古代秦人聚集地,主要从事纺织业,于是赐姓“波多”,日语“织机”之义,念作“hata”。也有研究者认为秦人善于农业、水利,秦氏河胜因成功治理京都盆地终年泛滥成灾的桂川、鸭川而为人称道。

汉人的首领为阿知使主,他们稍晚于秦人来日。《日本书纪》(应神二十年,即382年)载:“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据9世纪中叶《坂上系图》所述,阿知使主带来的汉人共分七姓:段、李、皂部、朱、多、皂、高。汉人主要聚居在大和国桧隅郡(奈良),后渐次向大阪、滋贺等地扩散。据日本文献,汉人又称“倭人”“汉织”“穴织”等,说明其也擅长纺织,此外还似精通金工技术,并且东汉直还成为大和王朝极度依赖的强大豪族。

百济人人日主要执掌文教事业,学者们考证其首领也皆为融入百济社会的汉人后裔。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应神十五年(377年),百济王遣阿直歧贡良马、横刀、大镜赴日。阿直歧善读经书,应邀为太子师。经阿直歧推荐,翌年王仁博士应招赴日,“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②。王仁供职于大和王室后,逐渐从百济招来同族,他们聚居

①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② 参阅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于河内古市郡(大阪府),专事教授汉籍和起草文书,形成“文首”,奉王仁为始祖,他们的后代都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大姓豪族。

第二次移民潮主要来自朝鲜半岛,但主体仍是汉人。他们作为华夏文明的载体,将儒学等中华文化带入日本。

3. 第三次移民高潮

5、6 世纪之交,来自朝鲜半岛的技术超群的汉人,被称为“今来才伎”。“今来才伎”就是技术高、知识新的新来人之意。据《日本书纪》载,雄略天皇将“西汉才伎”招致日本,来日后形成几大技术集团:含陶部、鞍部、画部、锦部、译语(从事翻译)、衣缝部等,归西汉直统一管辖。至今在日本各地仍有以“今来轩”命名的中国式小饭铺(二战前更多)。5 世纪由朝鲜半岛移民带入的须惠器,为日本土器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日本本土弥生粗陶都是在低温下烧制,硬度不够,尚有透水性,须惠器的引进使日本制陶技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今来才伎”以其卓越的技能,使古坟文化大放异彩。

佛教也是在第三次移民潮时期由渡来人之——的“司马达集团”带入日本的。据《扶桑略记》载,司马氏于 522 年抵日,在大和国(今奈良)一带安置本尊,皈依礼拜。司马达乃移民百济的南梁工匠,具有高超的建寺造像技术。司马达一族以“鞍部”为姓,其孙鞍部止利是飞鸟时代著名的佛像师,创造了闻名后世的佛像艺术——“止利样式”,为日本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因此可以说,道教、儒教、佛教均是由渡来人带入日本的。

4. 第四次移民高潮

676 年,大量百济人、高句丽人徙往日本。610 年高句丽僧人昙征赴日,传授颜料、纸墨制法,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第四次移民潮数量上不如前几次,但依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第二、三、四次移民高潮主要来自朝鲜半岛,但移民大多是移居朝鲜半岛的汉人。

(三) 渡来民的贡献

东亚民族的大迁徙,引起了日本列岛翻天覆地的巨变。渡来人大规模来日前,日本列岛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而渡来人大举进入后,才在渡来民的推进下,将农耕技术由西向东推广至全列岛,使日本步入农业社会。弥生时代之初,日本列岛也有了极其简陋的纺车,也是由渡来人带入的。据《三国志·东夷倭传》记载,倭人已种稻、养蚕、种麻、织布,其服饰与古代吴越相